

淮 剧

探 寒 窑

陈为翰口述 馬仲怡整理

上海文化出版社

前 言

“探寒窗”这个剧目来自徽班。这个戏我们经常演出，颇为观众喜爱。戏的主题是宣王室钊对爱情的坚贞不拔，她丈夫薛平贵到西凉十七年未回，她心甘情愿死守寒窗，以挑野菜度日。她的母親帶了銀來到寒窗探訪，苦口劝宗钊轉回相府，她不僅不回，連銀來也一律不受，誦出母親，將寒窗門緊閉。

我們在整理時，參考了京劇本，初稿完成后，經上海市人民劇團徐佳芳、馬秀英兩同志經常演出，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見，經過不斷修改，才形成了这个本子。但尚有些疏漏存在，希望观众和讀者，隨時提出批評意見，使我們能夠改修得更完整。

馬仲怡

探 寒 窩

(第一折)

人物：陳氏、銀花、院公、車伕、王堂鈞。

地點：由相府到寒窩。

(銀花扶陳氏小轎上)

陳 氏：(引)白髮蒼蒼，

兩鬢如霜。



(念)自從宗鈞出門外，

一家骨肉兩分開。

老身終日愁難解，

早晚盼兒轉回來。

老身陳氏配夫王允，膝下無兒，所生三

女，長女金鈞，許配蘇龍，次女銀鈞，

許配魏虎。惟有三女寶珊，拋打彩球，許

配与平贵为妻，可嘆她心高气傲，居住寒窰，我也曾屢次相劝，怎奈她执意不肯回来。今日又命家院前去探望，怎麼还不見回来。

〔院公上〕

院公：南窰去探信。报与老夫人。参见老夫人。

陈氏：罢了。命你到南窰打听，三小姐的光景如何？

院公：三小姐在寒窰身染重病。

陈氏：怎麼她身染重病啦！

院公：正是。

陈氏：唉，兒啊！

〔唱“小悲調”〕

听得家院一声报，
朱釧染病在寒窰。
眼望城南高声叫，
不由老眼泪双抛。
你待为娘多行孝，
娘有病兒到花園把香燒。

三南王得誇兒好，
她就是王得興普把名標。
她又知兒的手段巧，
錫兒手裏把花描。
擇下了日子二月二，
王守樹前把彩環描。
對媒人打得平哉，
老相爺執意不許把親招。
為此爭氣女來爭吵，
急得我心上似火燒。
我的兒生來性氣傲，
老相爺好似天上黑油澆。
請我兒先脫葛鳳綢，
三聲學府見劉官家。
見如今三朝無依靠，
怎不將媒人埋怨。
你前堂到好休好，
何世學得奉三拜高。
所學家門愉快各好，
要到城內求一遭。

照銀花三妹的恩和義。

跟隨我同去家裏罷。

銀花：多謝銀家親其恩義的由。

銀花：是。

陳氏：家院，準備好。

（叩首）

院公：準備停當，是。夫人請上。

陳氏：銀花，攬住了。

（唱“自由調”）

昨日的夫妻恩愛

如今成空虛，

為女兒害了性命，

為女兒害了家破人亡，

為女兒害了半個家鄉，

為女兒害了子孫名，

銀家親恩義投。

陳氏：銀花，攬住了。

銀花：（接唱）緊隨老爺下鄉，

但願得一小兒生，

來為我挑擔挑。

三小姐她把窗門關，

王前來忙把夫人撞，

陳一良：（接唱）小銀花真是伶俐好丫環，

趕快上前把門喊，

你就說老夫人親自到城南。

銀一花：三小姐，開門來。（車快下）

王宝釧：（內啞）來了！（上）

（唱“小工調”）

悶坐寒窗身受苦，

窗外有人喊宝釧。

莫不是來了年邁母，

莫不是西涼回來平郎夫。

莫不是左鄰右舍探望我，

再莫是婦虎賊又來戲宝釧。（側耳細
听）

銀一花：老夫人來了！

王宝釧：（接唱）听说來了高堂母，（武唱）

銀一花：三小姐，快開門。

王宝釧：（接唱）前帶漸漸開如梭，（緩唱）

我怕把抵門兒子來誤送（開門）

又只見生兒的娘親站上坡。(唱)
看看是老娘心里不難過，

王 宝 訓：(同旁白)唉，我的老娘啊！
陳 一 氏：(同旁白)我的命命命！

陳 一 氏：(唱)問宝訓在官第病體如何？
兒啊！你這病症是从何而起？

王宝訓：可恨二姐丈嫌家，倒來到司察，說什麼
平郎在西涼喪命。他……

陳 一 氏：他怎麼樣？

王宝訓：他不該調戲于我，一條爹又差人前來勸兒
改嫁，兒這病就是从此而起。今日母得
到此，女兒的病，也就好了大半了。

陳 一 氏：兒啊！

(唱“大紅花調”)

見宝訓止不住由如兩降，
好一似万把刀刺在胸膛。
曾記得兒在家又白又胖，
现如今皮包骨兒瘦又黃。
青絲髮變成了稻草一樣，
金體倒穿青鐵欄衣裳。

愛斯基摩人因獵捕海狗而，
 愈往北則其獵獲量愈少，
 狹的極點即為格陵蘭，
 即不該將管到使勞勞，
 明知這管銷是如性微微，
 明誠你身有疾哭都為悲，
 因此，我誠而望見你，
 可以你在我前這性微微，
 如和，我眼你，每，理，且，至，強，
 利，一，中，前，言，聯，地，性，微，微。

王健論：《論略》，《中國經史論叢刊》第2輯，
卷一，頁一。華夏出版社，1992。

中受到，(註註)子母雙方都是兒抱過，當娘是得母月那個人。800年長大，這就叫做分恩分。3. 產後水為兒調服除煩，用這藥水為兒往那裏喝，這藥水為太母喝而防氣，這藥水為兒太母服氣，這人太母，是太母兒引。

只当是生三个剩下一双。
兒当初与爹爹打賭擊掌，
这也是兒命苦匹配平郎。
兒虽是身有病年輕力壯，
倒累了老娘親來到窰堂。
愿老娘在相府多把福享，
你好似風前燭瓦上寒霜。

銀花！

我和你就好似一娘所养，
感謝你代宝釧侍奉老娘。

銀花：（接唱）我這里見小姐把礼恭上，
小銀花止不住泪洒胸膛。
曾記你在相府那等模樣，
最可嘆現如今困守窰堂。
說什麼就好比一娘所养，
我侍奉老夫人理所应当。
相府事你但把寬心來放，
但愿你在寒窰四季安康。

王 氏：（接唱）叫宝釧引为娘到窰內观望。

宝釧：（接唱）恕孩兒阻擋你莫進窰堂。

陈氏：（接唱）問索鋼為何事將娘開端。

王索鋼：（接唱）寒窯堂又狹小又是斷饑。

陈氏：（接唱）說什麼娘不能進窯觀景。

我的兒十七載怎麼時光

王索鋼：娘！寒窯以內，散滿狹小，苦人家不必進去了。

陈氏：兒能在此住了十七載，難道為娘就不能進去嗎？

王索鋼：母親一定要進去嗎？

陈氏：為娘一定要進去。

王索鋼：待女兒先進去打扫一番。

陈氏：不必打扫。銀花！

銀花：在。

陈氏：將銀米帶進寒窯。

銀花：是。

（銀花開門帶銀米進寒窯時下。陈氏進窯，頭
碰在梁上。）

王索鋼：母親，怎麼樣了？

陈氏：不妨事。（王索鋼扶陈氏進窯，設留）
索鋼！

王宝钏：母祖！

陈 氏：女兒！

王宝钏：老娘！

陈 氏：兒啊！

王宝钏：娘啊！
(同走原步)

陈 氏：(唱) 七進宮堂多凄慘，
何堪難忍荷風寒。
宝钏兒受苦十七載，
兒好比孤雁落了單。
衣衫被褥都破爛，
看光景三怪更為難。
曾記兒在家時好看，
到如今面黃肌瘦太難堪。
我兒休要太固執，
快隨為娘轉回還。

王宝钏：(接唱) 老娘千萬莫傷感，
不必把兒挂心間。
大姐二姐有福份，
作了夫人非等閒。
十字街前人千萬，

兒穿破棉衣不穿男。
前郎做官夫不男。
一十七歲未回還。
兒日日岐前觀野菜，
夜晚裏密地尋安。
兒苦受苦已成慣。
相府富貴兒不貪。
倘世人都想為官宦，
耕田種地有誰担。
眼看日暮天如晚。
請老娘同相府兒不回還。

陈 氏：兒啊！你請為娘回去哩。

王安釧：老娘想孩兒不幫不幫，屋離千尺命

銀花有時來替路上。

銀 花：老夫人，這些都是三小姐在宴筵所用。

陈 氏：(接碗看)銀花，這不是草根野菜嗎？

銀 花：正是。

陈 氏：(哭)娘呀，兒啊！

(唱“小悲調”)

小銀花偷金叉兒的，

捧出一碗野菜根。
兒啊！飢寒飽暖有誰問。
怪道你面黃飢瘦不像人。
娘在和府兒貧困。
兒身受苦痛娘心。
此番隨娘把和府進，
跟娘坐來隨娘行。
倘若兒父把話論，
各事全由娘担承。
你等為娘百年后，
兒就是披麻帶孝人。

王寶釧（接唱）老娘請上客兒稟，
母女在寒窯敘苦情。
曾記得兒在彩樓把終身定，
老爹爹不該起下嫌貧愛富心。
前門趕來薛平貴，
你兒是被趕出后門。
倘若老娘百年后，
兒是披麻帶孝人。
倘若爹爺身亡故，

女兒不去哭一聲。
非是女兒不孝順，
只怪他不把兒當人。

陈氏：(接唱)心中只把和爺恨，
不該把棠釧趕出門。
兒啊！你坐得正來行得穩，
皇天不負受苦人。

銀花！

銀花：在。

陈氏：快將銀米交与三小姐。

銀花：是。(交銀米給王宝釧)

王宝釧：(不要)母親且慢。和府之物，兒是一概不要。

陈氏：你如不要，豈不負了为娘一片好心。兒啊，你收下了吧！

銀花：小姐你收下吧。

王宝釧：这……銀花。你权且放下。(背白)我自有道理。

陈氏：收下才是。銀花，你們暫且回去，老身在此陪伴你的三姑娘一宵，明日回

府。

王宝釧：吓，母親，寒窰里面做體狹小，老娘怎能住得。

陈 氏：我兒住得一十七載，為娘一宵就住不得嗎？

王宝釧：呀！

（唱“自由調”）

老娘不肯回相府，

又將銀米送宝釧。

左难右难难坏我，

低下头來自琢磨。

有了。——啊母親，兒情愿跟娘回去了。

陈 氏：兒情愿隨娘回去了嗎？

王宝釧：是。

陈 氏：銀花，吩咐家院快把車轎备好。

銀 花：是。

陈 氏：我兒快開窰門。

王宝釧：是。（開門）銀花，仍將銀米一起帶回相府。（陈氏、銀花、院公出窰。宝釧再開門）

(車夫略上)

陈 氏：兒啊！因何又將室門緊閉？

王宝劍：哎呀母親哪。娘啊！兒与爹爹同聲掌，
縱然餓死寒窗，也是不回相府。

陈 氏：你縱然不回相府，为娘送來的銀米也該
收下才是。

王宝劍：相府的一草一木，兒寧死不要，还請老
娘帶回相府。

陈 氏：为娘前來探望于你，难道兒就不送为
娘。

王宝劍：母親，兒已跪在寒窗，送養育的老娘。

陈 氏：唉，兒啊！

(唱“小悲調”)

宝劍是不送为娘心腸狠

王宝劍：(接唱)是娘在寒窗送娘親。

陈 氏：(接唱)兒从前侍娘多孝順。

王宝劍：(接唱)三嫂草間絕父女情。

陈 氏：(接唱)兒啊！直害得暖誰來問。

王宝劍：(接唱)自己恨以自己身。

陈 氏：(接唱)難道兒不把娘孝敬？